

天真閣集

天真閣集卷四十九

文十一

昭文 孫原湘 子瀟

傳

浦孝子傳

我國家設旌門之典以彰孝節之行苟有其人有司以聞朝奏夕報可用以式靡起懦意良厚也然節婦每歲下禮部者不下千人孝行數人而已蓋節有年例可據孝則自飭於無人之地非有奇節詭行足以震炫里閭人恆忽之而有司又慎重采訪不輕信也故舉之尤難然吾謂風俗之偷由於無所觀感無所觀感則獨行而寡和不自知其相率而入於浮薄也然則苟有其人尤當思以廣其傳非士君子居鄉之責與邑東北鄉曰福山鎮瀕海而俗獷悍浦氏獨柔愿至孝子尤恂恂如不勝

衣家貧販於江北一夕心悸曰吾父殆病矣急航海颶風陡作
檣帆摧折前舟俱覆榜人不知所爲孝子自操舟逕渡父果病
亟孝子事醫禱目不交睫者十晝夜刲股進之竟獲瘳又數年
乃卒孝子縛草墓側日負販養母夜則宿草舍中值風雨嚴坐
達旦人多憐之孝子弗顧也孝子年六十餘每祭奉柩椿未嘗
不泣下嫁其兩妹析家具三之曰女弟猶弟耳方父病亟時鄰
夜火旣延及矣孝子以身蔽父風猛甚火忽越廬而過左右鄰
蕩如而孝子家獨無恙孝子名恆字近倫

贊曰吾聞孝子父士瑜善事母數歲時侍母食日止粥一餐士
瑜食故緩所持實空器母察而憐之近倫之孝有自來矣荒江
僻澁禮義之教所不及浦氏父子人以販夫目之而已然一門
之內獨以孝行相繼謂無所觀感而然豈其然與

蔣秋涇先生小傳

先生名

字敬持浙之秀水人所居秋涇橋自號秋涇雍正

乙卯科舉人連會試不第恥北面於後進門下遂不復試肆力於詩古文辭而於詩尤專客揚州與錢塘厲鶚陳章唱酬銳意磨鍊規與角立遂得喀血病乾隆丙戌歲膺觀察楊公聘來主游文書院先生曾館邵太史齊齋家覽虞山樂之旣主講席益跌宕自喜與楊公逃暑湖上從舟中眺劍門拂水諸勝披襟當風寒襲腠理翌日寢疾遽卒先生性伉爽能面責人過論文奇正短長不設成見期於宣暢經旨病諸生根柢不固言於楊公購書貯院中自經史及唐宋以來詩文畧備主書院甫半載今之就院肄業者皆未嘗識先生然輒思先生不置也

論曰書院所以表裏學校也今天下縣有學學有師顧弟子自

釋奠一謁外有曠歲不相接者書院則月必兩課課有等差人皆舍學校而就書院何也校官未嘗無魁奇博碩之儒山長不必皆淹雅宏通之彥徒以文字之虛名膏火之微利不問其可師與否羣然師之吁可歎也如蔣先生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

張克猷家傳

嘗讀歸震川先生張自新張元忠等傳爲之掩卷而歎士不能以功名自顯又無奇節詭行震眩當世徒務讀書累德爲鄉里善人歿後子若孫不知發揚前人之幽泯泯於巖壑草莽之中者可勝道哉去吾虞二百里曰珠街里地在九峯三泖之間往予謁司寇王先生泊舟其處覽其煙水幽深之致以爲宜有高士徜徉其間惜無由見之耳今讀張仁錫所撰其先人事實恍然如遇其人爲敘次其語作張克猷家傳克猷名振基其先陝

入爲先賢明公後其後由陝之浙由浙之吳曾祖洵崑山縣學生祖樹範奉祀生始遷珠街里父焯國學生克猷以累世不振期爲聞人以自達補學宮弟子員讀書澱山湖削迹家術再試不第幡然曰吾家理學傳世奈何爲科名故荒身心性命之本益屏棄世務取西銘正蒙近思錄二程遺書下逮薛氏讀書錄胡氏居業錄羅氏困知記諸書溯流窮原心解而力行之又旁及素問難經甲乙經傷寒論以爲儒門事親所不廢間爲人療疾輒應手愈然絕口不自言會方厲疫所知爭招致之竟以勞得疾逾年而卒年五十有五克猷事親孝年五十鬚髮已白猶作嬰兒之慕友愛弟妹及從兄弟無間言每月朔旦懸歷世遺像肅衣冠展拜雖盛暑無倦容也

贊曰自科舉之學盛而上不復知有書至於五子之書雖通人

碩士束之高閣久矣克猷獨講絕學於舉世不講之時可謂難已觀其臨歿自爲楹聯曰生惟戰戰兢兢如臨如履死甚明明白白全授全歸抑豈漫無所得者惜無人倡導而扶翼之又中壽以死不使之竟其學可悲也已

蘇孫瞻傳

蘇瞻字畊虞少育外家孫氏又名孫瞻家貧以繪事自給人物花卉悉有師法旣隨族叔汝礪宦游入楚覽西塞大別空冷雲癭之勝胸次開朗遂工山水嘗作楚江幽思圖十二幀模奇範險蒼秀獨出卽未能上攀石谷亦可伯仲唐蔡見者願以明珠繡段易之未屑也汝礪歿官子幼爲經紀其喪以歸遂不復出所居城東老屋數楹雜蒔花竹婦孫亦高致有鹿門偕隱之風一樵青供薪水足不履闔闔有扣門求畫者必審其人可與乃

延入否則雖達官富人具厚幣以致卒弗納已而人病其簡傲數月無一顧者意亦泊如也晚年益困自號耐寒叟著有耐寒居草耐寒雜錄邑人吳蔚光毛琛爲選定詩數篇皆清遠可傳者

孫原湘曰孫瞻蓋隱於畫者顧晚年益自重非其人不與人求之亦益少以故畫亦卒弗顯斯真以畫隱者矣間亦爲人寫照畫輒不似畫古聖賢仙佛神理獨得人或以爲言孫瞻曰貌者心之表吾不能以古心度今人吾烏能貌今人哉然從孫瞻學畫至數百人皆學傳神者

褚文洲小傳

嘗問吳下詩人於袁隨園公曰長洲吳玉松上海褚文洲華亭張子白客而僑吳者林遠峯方大章皆一時睂目也玉松大章

余識之其三君者輒輶會中已而於李味莊備兵席閒識遠峯
由遠峯得交文洲文洲濶疎落拓不事生人產所居老屋蕭峭
網戶性不近女人其室垂簾閉目如退院老僧時游酒肆跌宕
於歌鬟舞裊之間則又酣嬉淋漓極嘯傲魁壘之致與予一見
傾倒拉入酒家予不勝杯杓君連醵巨觥酹陶竟醉朗誦其已
未新春書事諸作引所佩刀擊案且擊且誦座皆駭爲狂生有
避去者時備兵主持東南壇坵士翕然歸之而吳穀人洪樺存
諸先生亦時時來游文醺無虛日文洲韜精沉飲無蚤暮醉不
一載竟以醉死君童齒卽以詩受知同縣曹畏壘爲之延譽今
集中古樂府及詠史諸什皆少作也薄遊吳越與諸君子濡染
鏃礪詩格益雄放阨窮連蹇思慕侘傺無聊不平可嚮可愕悉
於詩焉發之其奇崛處似昌黎其汗漫處似東坡亦間爲朱絃

清汜近大歷十子蓋其清氣宿心發於妙指非以學而能故無學而不能也所著有寶書堂集海防輯要木棉譜水蜜桃譜硯譜歿後無子書多散佚其友改七薌謀諸李筍香光祿爲鐫其詩僅得八卷烏虜文洲可以勿死矣君名華字秋萼文洲其自號上海諸生也

孫原湘曰予過黃浦其水涎涎而潛施宜有雄奇恣肆之才距弛其間及觀備兵開閣延士一時褰展風流之盛希風珠履矣文洲死後二年備兵亦亡重過其地登觀海之樓但見洪波潏泆雲水蒼涼問曩時賓從俱已散而之四方况如文洲者烏可得哉烏可得哉

趙涵泉傳

趙元凱仿范氏義莊置贍族田一千畝有奇旣請於當事具

題而手其父涵泉翁所定規約來請曰先君子抱數十年未竟之願今幸獲仰成親志求所以發揚先人之德莫如傳敢以屬諸夫子予受而讀之田有莊莊外有塾族有墓墓有田教養婚葬無缺親疏有差其用心可謂勤且摯已夫無其力而虛有其志者多矣卒償其志於身後豈偶然哉翁名同漚字涵泉其先自宋朝請君居江陰十四傳至松雲由江陰徙常熟松雲子二城居者其次再傳而生文毅公子孫科第不絕長曰月坡早世其妻挈孤移城外報慈里遂世居焉是爲報慈趙氏自松雲至翁十世世業農間有讀書者試輒不利至翁之子元紹補博士弟子又以攻苦天翁於是益慨然慕讀書之樂報慈里在虞山之北麓遶翁居多古木蓊翳庭中老桂殆百年物翁又雜植花木闢梅圃廣可數畝顏其居曰總宜山房益市圖籍充物其中

邑中名宿如邵松阿吳竹橋兩先生毛壽君陳筠樵席子侃鮑
景畧受和昆仲咸造焉翁善釀酒取水桃園香味清列名桃
原春客至輒令元凱行酒曰與現在古人酬對勝如故紙中求
之也翁遇事精敏彊幹所當爲者力任之不爲雖勢力莫能彊
也修北門街開塘以資灌溉乾隆五十年旱獨力振其里咸經
畫有方事不假手徽客負翁錢二千緡焚其券更以二百緡資
其喪尤人所難者少時父歿躬自負土造墳旣葬廬墓一年松
楸皆手植之三年濃陰蔽天矣

論曰予嘗過翁家值翁方醉元凱長跪受教時元凱亦爲學宮
弟子矣視其恂恂若無能者逮翁歿十年而總理操切遂克繼
成善志其精敏彊幹何其酷似翁也昔馬廖嘗謂其子皎皎素
絲所在染也骨肉性情之間固有相喻以微者翁之所以教其

子殆異乎世俗之所云者與夫人孰不欲顯其親之善顧吾謂苟非出於誠然則亦誣其親而已

趙羹梅傳

羹梅姓趙氏名元稟明文毅公九世孫父本嶠以名進士守潮州有惠政羹梅少讀書刻苦自勵經史靡不宣究屢試京兆不售歸而發憤得疾醫藥無可爲雜取素靈本草諸書讀之忽有神悟自爲方藥治之效乃曰走都市遇貧老所養羸疾者雜與丸散無不效數歲之中潛人無算然秘不自言已而人稍稍知之走名幣求療堅拒不應予嘗北行得疾返醫者雜治罔效家人環侍泣羹梅自請試其術立效余少子有奇疾女病瀕於危羹梅治之皆效於是求療者曰踵門矣然羹梅療之或效或不效羹梅之言曰病者天時地氣人事非通天地之化以參合于

人不可療今之求療者一方恒易數手任不專也骨節柔脆不耐攻達法不盡也攻達未及輒更其治功不究也調御乖宜令不壹也我能測天地之機而不能悉人事之變向者如吾志以行吾術故效今吾術猶是而不行吾之志故不效然羹梅卒以奔走療人勞苦致疾卒生平不名一錢也

孫子曰羹梅豈有意爲秦越人之術者不得志於時聊以其術小試之溥人不幸而輒中古人如蘇軾沈括皆不以醫名而通於醫醫固非盡讀天下書不可爲也觀其論醫數語抑豈醫者之說哉

太學生吳麟書傳

邑東北諸鄉曰何墅者以何鈞得名曰徐墅者以徐棡得名曰吳墅者以吳文恪公訥後人得名徐與何俱式微子姓亦他徙

矣而吳氏自明宣德間迄今繁衍如故環墅而廛者率其族否則其僮奴或佃農其餘落落數姓而已而吳氏特醇謹未嘗敢褻其鄉隣書者以才能爲衆所推服地故瘠而民閒諸少年羣博於市君屢戒不聽出不意聞諸官聚而械繫焉因與約能更行爲若脫之終君之身市無博者歲歉羣不逞丐頽於市有不廉輒毀屋壞垣勢橫甚君乃懲諸當事而飯其饑者遠近帖然君之以德制人類如此君遇事喜獨任規畫周至卒亦無能撓之者乾隆五十一年亢旱首捐千金濬貴涇河獨往來監晝夜乘馬墮水水淺得不死是歲吳墅獨有收灌溉之力也其他如脩關壯繆廟復最勝禪院田皆關係里之形勝悉力任之於族誼尤篤邑城北向有文恪祠久廢君鳩其族人別建屋置田歲時致祭合食焉族人產爲囊右所占力爲復之族之貧者不戒

於火爲庀材新其廬有姊不克葬舉其窀穸其孝友又如此君
絕意仕進而好讀書曰不讀書事無所措也頗厭薄拘學繩尺
之士曰書乃爲若輩讀君名上林號禮園麟書其字國子監生
論曰昔文恪公爲尊經閣記以荀子譏子游氏之儒媮懦憚事
爲戒則知習俗相沿自明代已然韓子曰緩急人所時有也而
世俗拘于咫尺之義惟知苟且自便如麟書者庶幾一灑媮懦
憚事之恥與夫木之自植者枝葉必茂宜吳氏之縣延勿替也

吳卓信傳

吳卓信字頊儒其先出自新安而家于昭文之何市少孤遺產
頗自給一旦盡鬻去購書數萬卷坐臥其中且讀且著書時或
斷炊家人借米爲具食食已亦不問也太倉馮偉造其廬見所
著述大驚爲之延譽已而棄其故廬僦城東小屋以居邑先輩

邵齊熊吳蔚光咸折節與交齊熊嘗贈以金笑謂曰某吝於財
未嘗妄與人願君勿卻也卓信於書無所不窺尤好經制之學
奮然欲追杜鄭馬王而起獨不喜爲時文年三十餘猶困童子
試合河康基田陳臬江蘇寓意邑令投置第一得補常熟學博
士弟子員自是益厭棄舉業思壯遊以證其所學從康公淮徐
間最久已游齊魯登泰山之日觀峯走京師公卿爭欲羅而致
之卓信意不樂也嘗一至秦中徧覽其山川邊塞之險阻古今
成敗之形勢作漢三輔考盡拓漢唐金石以歸會康公歿慨然
曰天下無知我者已遂杜門不出少學古文於馮偉春容澹沱
由震川而上溯廬陵視世之艱深詰屈以爲古者鄙棄不屑道
獨與陳揆孫原湘善嘗語二子海內足當吾文者三人李長庚
洪亮吉李毓昌耳吾將各爲一傳因不得其事實而罷晚年手

定其文四十篇凡志傳稍涉泛應者悉刪去存者耆老韋布及
閨閣貞淑而已性高簡與人交落落好飲酒召之飲輒醉遇達
官貴人不交一語至爭辯事理則氣上涌面發赤目炯炯直視
不俚其說不止死之前半月原湘過其居時值大水四野淹沒
責原湘偷懦不能言諸當事聲達戶外行者竚立駭聽未幾竟
以肝疾死矣年六十九所著有讀詩餘論儀禮劄記喪禮經傳
約釋親廣義漢書地理志補注漢三輔考三國補志補表等書
并澹成居文鈔若干卷其喪禮一篇尤善

孫原湘曰卓信非忘於世者特以簡忽人人以此遠之昔何陋
有何季穆者少可而多否人聞其履屐聲皆搖手避去卓信所
學與季穆絕相類而性情亦近之烏虜古之不宜於今久矣不
如是何以竟其志哉

陳子準傳

子準諱揆系出前明昌邑令啓元之後邑陳氏著族有六子準爲子游巷陳氏獨以爲善績學見稱里黨祖永復父瑩並諸生君生而羸弱讀書氣不自勝然能默識成誦弱冠補博士弟子員省試對策纒纒數千言以踰格被斥遂絕意進取購訪古籍窮日夕讀之目短視燈下則倩人讀而聽之每得一書手自讎勘丹黃爛然遇前人校本必羅致之嘗論書貴舊本非獨校勘之爲貴也夫古人遠矣今得其所讀之書如接其聲歟而見其手澤展卷以思古人之所學如彼而我何以不能也其論如此卽其用心可知矣所藏書尤備於地志嘗以鄺氏水經註詳於北而畧於南著六朝水道疏鈎稽精密惜未之竟幼失怙恃遇前人孝義事尤流連不置嘗輯宋躬孝子傳蕭廣濟孝子傳於

趙善括應齋雜著中得邑中孝子三人爲自來志乘所未載狂
喜累日而終以未得謝諤孝史爲恨平生不妄交一人往還惟
吳卓信張金吾三數輩卓信死爲刻其遺文君自念無用世之
志惟文章一道猶得盡志於鄉黨凡邑中著述自宋元迄今搜
羅殆徧度諸破山寺之捋虎闥不下百餘種輯琴川志注以
每句爲綱蠶眠細書條繫於下搜採贍博較原書倍之其續志
稱始於有元然無傳君采元史及桑鄧諸志下逮碑記文集別
撰十卷又蒐輯自唐迄元邑中文字及他文集之有關吾邑者
爲虞邑遺文錄十卷補集五卷又欲盡揚邑中宋元金石作虞
易金石錄未就君之拳拳桑梓可謂盡心矣所居曰稽瑞樓日
手一編足不履戶限稽瑞樓者君嘗於書舶得唐劉賡稽瑞一
卷爲向來藏書家未經著錄者因以名其樓君於唐以上諸書

儲蓄畧備方欲取其傳本較稀而有裨學問者刻爲稽瑞樓叢書草創甫就而君死矣爲文宗法震川不苟作作亦不存存者說經之文數篇而已

孫原湘曰予之識君也由卓信每爲文輒就商兩君而君少予二十歲每見執禮甚恭獨論文不少假借今人中直諒如君者蓋僅見矣君嘗語予少時事肆力於考據之學考據之得失於身心無與焉文章則吾所自得方思從容含咀以蘄至於古人而天遽奪之年不逮中壽可悲也已

龐隱君傳

隱君諱文源字溯濱號直夫先世自吳江遷常熟之塘橋六世祖繼美以直言受怨家誣陷盡傾其貲始得白繼美生承榮承榮生壽燾生心培心培生全錫全錫生三子隱君其少也年二

十父授以田廿畝地固磽瘠君以稌菽更易休種首戴萌蒲身衣縑襪與亞旅均勤苦十年之間業贏數十倍濱海多產木棉俗以紡績爲事抱布而貿者夜半輒起往返數十里外風雪凍餒恆不得達君卽里中通易錢布遠近便之其後閩商聞風而至成墟市矣君雖以樽節起家然赴義若渴里有荒歉有某河未濬有某橋道未修有某死未殮葬以告罔弗應所自奉布衣蔬食而已家人進以輕煖甘脆屏弗御嘗謂利如水然不蓄則易竭壅則潰矣其明達如此配陳氏有賢孝行隱君所以能力田造家任卹里黨類陳孺人助成居多君之孫燦若曾孫元堉皆遊余門故於隱君行誼知之也悉爲著之如此

孫原湘曰東漢有龐君者苦居畎畝以耕耘自給嘗謂人遺子孫以危吾獨遺之以安君其苗裔耶君明於陰陽自度兆葬其

父母相祖墓有蟻患發之信善相人窮通壽夭然不輕語人其
殆逢萌李子雲之流耶謂之爲隱庶幾無媿焉

王芑伯小傳

道光三年夏淫潦東南諸郡田禾盡淹秋霖木棉亦盡歲大祲
道殣相望當事以聞朝廷發帑金巨萬振卹有差吾邑好
義者亦相率輸錢助振張家墅災獨差振不及王君芑伯慨然
曰同被災而使之向隅乎請於縣自振其鄰近七箇縣令逮之
造其廬君益感奮復輸續振錢如千緡於是遠近聞風者如響
之應矣禮大司徒以六行教萬民曰孝友睦婣任卹州閭族黨
則使之相調相掄自教化不行而風俗亦寢衰矣今者蠲賑之
詔下王君能踴躍赴義若此固由於天子仁聖有以潛
驅而默率之而君之居心行已不於此而槩見哉君諱文瀾字

起八自號芭伯系出宋合州守詔加宣遠節度使堅第十七世
堅子常州都督安節與節度同殉國難事見宋史弟安義始徙
居常熟之六河鎬腳又自六河徙張家墅高祖楨曾祖世熙祖
旋吉父銘俱潛德弗耀君以儉嗇起家布衣蔬食一冠必數年
乃易於他物悉類此或譏其矯君曰某福命薄如是已過矣而
於喪葬祭祀之禮必誠必豐遠祖之墓以時修葺無缺年七十
諸郎將爲開筵召客君獨召諸佃農減其租額人稱長者性好
讀書以所居宅分授諸子別築一椽取淵明詩意顏之曰還讀
日手一編陶然自得也

論曰癸未歲之災吾邑陳翁象明輸助最力其次則君未幾而
陳翁歿君又繼之人咸謂爲善不獲報如勿爲也烏虜此世俗
之見耳善者人心之所固有君子特葆其初而已豈預夫修短

之數哉

吳生小傳

生吳姓名樹堂字蔚深號北安先賢文恪公之裔世居吳墅甫生之歲父蘊輝膺錮疾賴母氏力作以養十三學操觚出語便雋念母氏勞苦不專學力能代母者悉任之旋遭父喪哀毀骨立益不暇學年二十四始補博士弟子員試輒冠其曹食廩餼省試連薦不售入貲成均冀北游以得一當屢辦嚴以戀母屢輟嫠嫗孺慕出於形聲眠聽之外授徒橫塘資館穀辦甘脆橫塘去吳墅十數里每一念母輒徒步歸觸炎風犯霜雪肉戰疥趾癢不自知勞也有祖姑早孀迎養致敬窺伺所欲曲承其志尤人所難死之日宗族媼黨下逮僮隸罔不失聲卽其素行可知已年三十有六子二曰鈺曰錚俱幼

論曰世多尙魁閎奇詭之士否則文彩彪炳最下紆青紫生之行庸行也莫爲闡幽則草木腐耳故亟詮次其行以勸世之飾外而遺內者抑嘗訪生橫塘生方讀史記襍舉疑義數事如司馬相如傳贊何以引楊雄語倖傳籍孺閔孺明是兩人何以朱建傳稱孝惠有閔籍孺知生之讀書能自得間其不以文顯亦異乎世之以文顯者已

姚心香小傳

姚君朗坡喪其孀子心香悲思不已謀所以紓其哀者曰必得吾子之文勒諸家乘先零之質或藉以不朽焉朗坡生子二長者以疾不能學故尤憐其少心香生而穎異在髫髻時卽不好嬉弄六歲出就外傳彊記雜誦過于凡兒年十二爲舉子業擲管衮衮不能自休試有司輒不利益自刻勵寒暑無間所居與

吾弟僅隔一垣予嘗止宿弟家漏四下聞咿哦徹西壁老僕欠
仲曰此姚家讀書聲也至性孝友十歲時遭大母喪哭泣如成
人旣冠將婚親迎有期矣值大父病止勿行友愛其兄出入必
偕歌場酒社未嘗涉履約疾旣篤猶手一編惟以不獲慰親志
爲恨可哀也已心香名肇奎號應星卒時年二十五

孫原湘曰予未識心香其從兄綺堂予姪女夫也爲予言心香
平日雅慕予尤好余詩手抄成帙病少間輒就床頭取諷自謂
學力未充不敢執弟子禮易簣之夕猶請朗坡必以其所爲文
就正不可謂非好學者已謦乎微綺堂言余惡知心香况如心
香之慕余而予不及知者哉

王三傳

王三其先故旌籍隸京口營以裁旌分隸常熟後游文晝院院

月兩課諸生列坐咿唔三竊睨其旁久之頗識字竊購唐詩讀之遂通四聲操筆爲韻語有思致喜蒔花藉以爲生計嘗植名蘭二種可百金值一夕失之凡名種無過三四葉葉皆可辨識偶入市蘭宛然在也叩所自來則某所售言未旣某適趨過某者三所習士而寒者三故爲締審狀曰吾誤矣此非吾故物吾誤矣笑謝而去生平詩外無所好每院課試帖亦必擬爲之院鄰石梅磴名其集曰梅隱今夏李生卿華下榻書院三喜甚願供薪水暇輒以詩求爲點定臨別泣下曰承教三月今別矣區區覆瓿物願以相托李怪其不祥未幾竟卒李哀其志掇其詩之雅潔者登諸梓且請爲之傳三名茂森自號雲浦人但知爲王三云

舊史氏曰三賤役耳而所好與流俗異且其遇人卑以謹未嘗

敢以技自炫也斯亦難矣及觀蘭草一事雖古君子之用心何以過焉詩其餘事哉

張孝女傳

邑有張氏女以侍母疾致死者其兄請爲之傳其言曰母邁奇疾終歲臥牀女視膳飲滌廁踰惟謹母惡寒常以身熨母雖盛暑蠅蚋交集未嘗一揮扇病亟日抱母號泣一夕忽失所在蹟之潛伏別室呼天叩頭逾時起有喜色曰神許我矣衆皆誕之天將明忽顏色慘變呼阿母聲諮諮不絕遽瞑及斂臂有創痕血猶殷乃悟先刲肉雜藥餌中弗效乃籲天以身代也越日母病竟差

孫原湘曰女之死蓋死于勞也而其家以爲籲天代母而死其然豈其然乎籲天以代死與侍疾勞而死均死于孝而理之孰

是孰非必有能辨之者矣或者謂宋史稱劉孝忠母病心痛劇孝忠然火掌中代母受痛母尋愈中庸所謂神之格思不可度里其理至微而至顯也烏虜是說也吾不敢辨要之與致命遂志之義無涉焉

范烈婦傳

烈婦姓范氏邑處士志煌女歸曾茂才敬謙敬謙績學致疾入省闈喀血數升迨歸幾死矣婦侍疾惟謹病賴以少差越兩年廼卒婦誓以死殉家人強進粥糜潛和金屑咽之爲婢所覺急解得不死自是遂病日啜粥半盂瘠如柴兩家父母爭憐之醫者踵接于道古方湯液歷試幾遍究未審何等疾也坐臥喪次三年未嘗一日不飲泣已而疾益亟與之粥輒吐如是十日竟死距敬謙死甫二十七月家人于臥處得赫蹏紙書喪服將除

吾死日矣乃悟向之疾托疾也

孫原湘曰栢舟之詩云之死矢靡佗禮云一與之齊終身不改
女子喪其所天至飲水茹蘗苦節自勵義亦盡矣至於首陽之
節乃遇君臣之變出于萬不得已非所以律常行也觀婦之死
似非甚不得已者遲之歲月之久隱忍托疾卒以身殉可以爲
難矣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婦其庶幾焉

天真閣集卷四十九

天真閣集卷五十

文十二

昭文 孫原湘 子瀟

傳

誥封太宜人阮母黃太宜人傳

原湘鄉舉出宜與令羅源阮先生之房先生不以湘謏劣命至署齋論古今治蹟利病常累月不出因得熟知先生治行皆稟承於封公魯邨先生及母氏黃太宜人者爲多封公以鎮靜母氏以恭儉先生本親之教之者教民民喁喁如也嘉慶五年秋調任吳江甫三月卽丁內艱士民遮道泣送凡謳思令者靡不追頌太宜人之賢先生以湘爲門下士稔知懿美乃手奉行狀涕泣請爲之傳湘何足以傳太宜人哉徒以先生之命不敢辭謹按狀書之如此太宜人黃姓福建羅源人歲貢生諱清光公

女性至孝幼卽能得親歡于歸之歲封公遭父喪哀毀幾不勝
賴太宜人勲事無失禮姑黃衰病太宜人與同臥起夜治棗栗
聞雞聲則以進體素盛以勞漸致羸疾然事姑益謹凡扶掖搔
抓下訖澣漑淲溺之役必躬必親姑始不知其疾也一日眩暈
不能起勢已殆姑聞乃植牀泣曰婦以侍吾疾致病死與見其
先我而死也宦我先令數人曳而起跪中庭請代越宿疾頓減
姑體亦漸康其孝慈相感如此先是伯仲妯更番佐家政以均
勞逸太宜人至則皆身任之築里之間和若穆羽封君同祖兄
弟十六人子姓至百餘待之皆溫惠有禮法內外無間言訓先
生兄弟慈嚴交盡有小闕失督誡不少貸而馭婢僕特寬終身
未嘗有疾言遽色先生之初宰易羨也太宜人以君姑在堂未
獲就養姑歿襲封君治喪葬咸中程式旣免喪來江南先生祿

養豐腴太宜人。不色喜曰：自吾爲汝家婦，躬自操作食粗糲而甘之。今晏坐而食，常思食之所自來，不如家食安方今。天子明聖，吏治謹飭，汝第潔已愛民，毋貽汝父憂。所養志多矣。奚妄費爲？天性慈惠，聞舉人呼號，夫婦相對廢食，問決獄有所平反，輒色喜。以故先生歷治宜興、金壇、武進諸邑，所至皆有政聲。以嘉慶元年，覃恩誥封宜人。年六十有三子二升基，卽先生也。次培基、孫四人。

贊曰：繫辭云：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余至吳江，民思舊令，不去口及觀先生所爲，母夫人狀乃知先生之克稱其官。卽其孝於親也。其孝於親，則太宜人之以孝率也。史稱崔寔母有淑德，常訓寔以臨民之政，此猶有其迹也。若夫閨門之內，潛移默化，其蘊藉有深焉者矣。人亦孰不欲揚其親之懿美，然或所

爲不善人并其親之善疑之者多矣烏虜如太官人之所遭豈易得哉

梅母王安人傳

安人姓王氏九江人處士維周女生而淑嫻動循禮法通孝經內則諸書年十九歸同邑梅處士中洲不逮事尊章歲時奉臘饗事必誠醅醴膳脯皆躬自潔治處士性剛友愛于弟而遇安人嚴安人奉匜舉案彌盡莊敬乾隆辛亥歲處士嬰滯疾至癸丑以歿安人侍疾三載未嘗弛衣帶湯藥未嘗假手他人質奩具以飾終不詒諸子以畢生之悔長子佳幹元配周出次佳楨佳植安人出鵲鳩嬖媿撫之如一聘名師督課飲食供張視處士時有加禁諸子入市觀燈劇浮囂纖靡之習咬哇麗襍之音不接于耳目故諸子皆馴謹率教卒有成立性樂施與癸丑冬

江右二麥不登邑大饑命佳楨出廩穀日給貧乏至明年麥熟始罷所全活甚衆戚里有告急者默脫簪珥給之不令人知也初箴澣濯之事至老不以假子婦曰吾昔未盡婦職敢享汝曹服勞乎嘉慶己未春卒年五十有五以佳楨貴 覃恩贈安人孫原湘曰予識佳楨于京師見其至性煦煦爲文章有根柢心欽遲之久之述母行屬爲之傳嘗謂爲國家儲育人材匪獨父兄師友之教抑亦有母訓焉禮子初生祇見於父父咳而名之曰欽有帥母對曰記有成若是乎教之敬肅持循而馴至有成實賴母氏之力爲多蓋父嚴而母慈每見人子侍父必改容而隤節墮行惟母氏察之最詳故古來聞人往往出賢母之後佳楨其勉之哉

林孺人傳

林孺人國學生長洲陸元炳之繼妻也林氏自閩遷常熟父像黃所居鄰毛氏汲古閣多購奇書祕籍孺人少敏慧目肆流覽至十八九時猶手一編縹緗之外意弗屑也既歸陸三日卽操家政內外秩然精會計課婢媼勤惰如燭照筴里咸歎服以爲老於持家者弗如元炳卒子女裁數歲陸氏故素封孺人屏鉛華勤紡織以不逮事姑章祭祀必躬親烹飪以進爲子延師自食粗糲而以甘脆奉師撫前妻女厚於已出子莊春臺俱補博士弟子員孺人曰吾死可以下見汝父矣孺人自適陸氏勤苦四十年未嘗一涉文史家人罔知爲女博士也六十以後精力漸耗以家事授之子婦輒發舊籍讀之暇則令諸孫背誦經史遇舛誤處口講指授有經師所未究者晚年奉佛日持齋疏曰亦以撙節也垂歿召子女環列曰生寄也死歸也吾死毋遽哭

亂我神從容整襟而逝

孫子曰予聞林孺人之賢不獨其才識也抑亦含咀於詩書之澤者深矣斯干之章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後人遂以讀書識字爲非婦女所宜夫以緣情綺靡之作如李清照朱淑真輩貽後人口實誠有所不必也至如孺人之敏達婦女亦烏可廢書哉

周孺人傳

周孺人邵鴻達妻孝廉樹德母也四歲時鄰火災盡室避火屋幾燼孺人爲巨木所蔽不得出卒亦無恙人以是奇之爲婦事舅姑盡孝病則日侍湯藥喪則盡哀遺兩叔兩姑俱幼孺人爲之謹寒暄悉出已奩具以齋婚嫁次叔仲南早逝仲妣汪慟而絕鴻達經營弟喪葬孺人以十指佐之命叔子樹績爲之後鴻

達貧以醫療人人輒湣日撤已事療人孺人獨與諸子居每夜
篝燈火令從旁誦讀鴻達自外歸聞書聲與刀尺聲相應則蹶
然喜及鴻達歿樹德已登拔萃科孺人教之視鴻達時益嚴樹
德舉乾隆戊申京兆試明年歿於京孺人撫長孫恩多泣曰汝
父賁志以歿讀書一脈今在汝矣故課恩多尤嚴及恩多補博
士弟子孺人曰吾今始可見汝祖矣治家有法每事躬率子婦
爲之生平不佞佛尼師巫媼不得入門而待疏戚屬咸有恩意
孫原湘曰予與樹德遊十年恩多兄弟又從予學詩故知孺人
最悉女子之行不出閨闈語人人輒不信予之傳孺人皆就可
徵信者書之苟如是是亦足述已恩多又言孺人平昔未嘗製
一新衣見人服御華豔必諷戒之曰非徒惜物力亦免於誨淫
之謗也吾邑近歲以來女子競以華飾相炫雖貧不具宿舂者

出必羅綺習俗之移人蓋如是矣味孺人之言爲之三歎云

屈孺人傳

趙同鈺子梁妻屈孺人祖畢節令曾發以算學見稱當世亞宣宣城梅氏父國子生某蚤世孺人生有夙敏甫毀齒畢節君授以經史畧皆上口卽工小詩世所傳柳枝辭十五章蓋髫髻時作也旣嬪於趙子梁固風雅士閨房之內琴鳴瑟應人比之明誠之於清照孺人聞之雅不喜余嘗過子梁所謂易安閣者蓋取淵明容膝易安之意余偶舉李字相戲孺人遽命女奴持素牋乞易其額余瞿然謝過奴復傳命曰名本不佳固思所以易之其詞婉而嚴可以識孺人之志行矣詞翰靡所不能最工白描花鳥豪柔婉勁神致超逸於李因陳書外別出一奇顧所專志篤好者尤在詩於唐宋諸名家尤辨香義山與余婦席道華

爲詩友嘗遺書論詩其畧曰詩之爲道以不著論議自抒情感
爲工顧言情必先練識練識必先立志擺落世事抗心義皇濯
魄咸池晞髮銀潢詩人之志也無其志而仿竊明貞禾黍表潔
白華優冠學敖隋綵翦葩嚙徵含商無理取譁而已僞體別裁
么絃獨唱振衣霞表安自頂上詩人之識也無其識而搏撿活
剝江爲生吞賈島芻狗雜陳紫鳳顛倒騁博驚華愚若燕寶而
已吐棄塵芽發露天根碧雲獨往素春無痕詩人之情也無其
情而叫囂號哀雨雪誓心皦日丹粉失和金玉違節或哭或歌
譬諸狂疾而已又曰少陵如大海迴瀾魚龍博戲不敢學太白
如朱霞天半絕人梯接不能學乃所願則在玉谿耳余婦難之
曰碧城銀河思涉幽元楚宮聖女詞多詭秘璇闥貞靜焉取乎
爾則又答曰義山以斯弛之才流浪書記洊受排竿其志隱故

其辭曲無題諸什括東方之譴譏爲秦客之度辭婉而多諷風
人之遺也至於甘露之變忠憤填臆冤廚車之狗悲下殿之走
託言石勒自比賈生斯則離騷之變聲小雅之寄位矣奈何以
無稽蚩謫躋其詞於香籤玉臺之亞乎孺人之論如此卽其詩
可死矣其死子梁哭之悲將盡梓其所作而痛深未之能及女
子死以才使丈夫悲之未有如孺人者也孺人名秉筠婉仙其
字

贊曰趙氏有老嫗往來余家嘗爲余婦言孺人事姑至謹姑疾
孺人方病腫脰如股姑之患瘍也不能枕孺人足搗齏際以手
承項如是七晝夜不食亦不勸脰水涔涔流腫良已人以爲孝
感云是固然無疑然世之所重孺人者不在此

吳貞女傳

貞女吳氏昭文吳家墅人父長松諸生母項氏貞女幼而喪母其父不再娶一切烹飪縫綴之事卽能任之兄晴烜娶於王王氏死遺兩女皆髫齡一男在襁褓中貞女提攜保抱所以調護之者甚至晴烜忘其爲無母之兒也或有爲貞女媒者女知之泣曰兒去誰爲吾父烹飪縫綴者父以是因循久不決及父歿年二十九矣同邑周隆基喪偶遺子並幼聞貞女賢能撫其兄嫂之孤也遂聘爲繼室既有吉日將婚而隆基死訃至女慷慨請行曰聘婦以撫孤也旣許之矣可以生死易哉遂往如周氏視二子世鏞世英撫養教課無異所生及長各爲娶婦又督其子爲隆基擇吉壤偕其前妻窆焉凡養生送死之節皆曲有恩紀

某年年四十有卒守志凡若干歲

孫原湘曰昔震川歸氏著貞女論以未昏守節爲非禮引曾子

問婿亡父母死一節以證其失吾友吳頊儒又據禮駁之以爲先王制禮以順人情不以守節律未昏者蓋不欲責人以所難而非謂能爲其難者之非至引王蠋龔勝爲喻然震川記湖州張氏引孔子之論三仁固已變通其說矣愚嘗以爲女子之聘受於父母父母旣歿矣婿死不改適可也是猶父母之命也若父母在而以身許人則歸氏前論爲不可易矣吳貞女之聘雖非受於父母然父母旣歿獨行其志可也此蠋勝之說也

張月霄妻季孺人傳

張月霄明經金吾喪其耦悲之甚謁予言曰余妻不逮事舅姑不敢言孝有子未成立不可言慈惟是結縭二十年黽勉聽從無有違失予好施助予施予好書助予購書坐是家日困書亦旋化爲煙雲予妻彊慰藉而心實殷憂以抑鬱致疾死是可哀

已願得吾子之文俾先零之質不遽泯沒焉辭不獲已乃詮次其語爲之傳曰孺人姓季氏名景和字靜芬爲邑望族生而令淑明慧旣嬪月霄琴鳴瑟應雖離如也月霄連試不得志自奮於古慨然思爲杜鄭馬王之學曰購奇書讀之遇宋刊元槧不惜多方羅致積書至八萬卷孺人濡染旣深遂能別識月霄撰夔日精廬藏書志其中去取頗資商榷焉月霄郭氏姊寡而貧歿後喪葬取諸月霄孺人力贊成之月霄有從妹少孤孺人撫育齋嫁奩具皆手自辦集其敦本慕義固由善承夫志亦所性然也居恆儉約殘絲賸縷必儲以適用遇媼婢慰姁未嘗加以色初月霄每重價購得秘籍必相對鑒賞孺人知其難爲繼也從容進曰蓄之富何如讀之熟耶其明識婉順如此卒年四十贊曰世所稱賢婦者類能佐其夫以客嚮起家苟有所嗜好或

祭沈思葵夫子文

惟重慶之遺烈兮誕賢哲於天衷資純懿而淑靈兮道幽浚以
闕崇固百行之姱脩兮亦六學之淹通鄉人慨沫於顧及兮膠
儒仰仞於衡嵩翳韻宇之邃深兮奧乎不知其所窮既有此內
美兮又厚之以蕃殖窺大航之書兮索九師之易詩剖析夫嬰
倉兮記鈎攷乎普德探舊史於壺廬兮括羣籍於積石服食奇
氣兮發爲推文上薄扶風兮下該子雲雜徐庾之流麗兮掩曹
劉之博聞獻大禮之三賦兮詞鏗耀而玢璘投延恩之銅甌兮
陪屬車之清塵胡時命之不遭兮經屢奮而屢蹶夢資棄
之纒紛兮蔽揭車之呖萌鴟鷂習而廻翔兮長離伏臘而撞
捩乃息志於林巒兮謝青雲於華闕彼纓綬而岌冠兮爭扶策
而停車慕嘉聲而響和兮附芳塵而影趨巖嶺而探琨兮涉

盤盞而采珠若部嶠之景日觀今猶百谷之委歸墟開龍門以
纂言今坐虎皮而講德埽狐穴之篇章今示斯文之正則管駘
賴以祛蔽兮窺撫因而釋惑懿收朋而勤誨兮不自知其血枯
而頭白洎伏勝之晚年今賁洪蹟於浚郊際右文之聖世兮
優稽古之榮褻邪叟忘其西旻兮龍邱狹其東臯而我夫子振
孤風之絕倡兮舒逸翮而獨翱肆蕭枕於雲壑兮貞婉瘞於蕸
蒿世徒慕夫文譽之硯硯而礚礚兮又烏知其委辭召貢之高
庶幾遊心於溟渤之灝灝兮絕景於嶰谷之𡵚𡵚某以舞勺之
童齠兮負行勝於雪廬訪河東之三篋兮敏金根之七車識雞
次之輿輿兮授函冢之秘書俾銜華而采實兮擷經訓於菑畚
藉啓迪之劬劬兮獲備官於史氏拜几杖於春風兮爲轉啟而
有喜謂庸行以孝先兮勗酬德於怙恃陳賢親之高節兮築巴

臺於甕溪命小子以賦詩兮揚胡繩之纚纚承嘉命而濡豪兮
忽愴怳而滄泚感余親之苦貞兮委蘼芳於棘枳亟表請於當
途兮夫子聞之而道爾悟嚮者之用心兮非徵夫窳圖之辭也
使之誦柏舟之篇兮以通乎蓼莪之詩也譬取瑟而歌兮俾孺
悲之自知也胡善誘而善導兮年旣老而不衰也天愍遺此淑
德兮示矜式於莊堯拜禹床而執經兮載侯尊而問奇方萬流
之仰鏡兮倏縣憒乎霜露豈桑輪之旣昃兮抑飈炬之難護悼
神理之緜緜兮去恆幹而彌固猗全歸之無憾兮悵後生其誰
附亂曰崇蘭萎矣金韉頽兮華柯摧矣銅烏冷兮翦紙爲招瑤
闔迴兮馬策銜悲銀灣哽兮重曰宅掩兮雲亭寂寞兮元經靈
椒漿兮涕零冀來格以冥冥嗚呼其委化者雜然之流形而不
可泯滅者終古斯文之一星尙饗

祭伯兄文

嘉慶十七年十月之晦伯兄以疾卒閱一月弟原湘甫能忍痛定志具時羞以祭告兄之靈嗚呼我先君生余兄弟三人兩叔父早夭無嗣余與弟爲之後三人者各承一祧以是相愛敬視他人兄弟轉深余少兄十歲六歲入塾從兄寢方讀論語兄每夜於枕上口授毛詩左氏傳兄旣婚嫂歸室猶時呼余同被余年十一兄從先君北行始知相別之苦前此未嘗旦夕離也及兄宦江西十年擢汝寧通判過家數日畱旣遭先君之喪嫂又歿同壻廬處者二年服闕補汾州通判旋奉母恭人諱自是不復知人世有歡笑事矣兄疊遭哀毀目失明年四十遽以疾廢貧乏不能自存十八年中喪三子兩孫三女二女孫一妾極坎軻顛沛之境竊意因其遇者舒其年從此優游以至於老雖做

衣囊食兄弟白首相對至樂存焉而孰意天之并此靳之也余不及知兄之宦蹟兄又蹙然恒自咎然余在翰林同館蕭君者兄舊所治與國人也稱先後治邑者孫君最以是知兄之居官有以感人也兄以家督自任事有不諮以行者輒加譙讓雖戚友家亦好爲區處人每怨之兄率性如故久亦共諒之此可以見兄之行誼孚於人也嗚呼兄今死矣事雖欲諮以行不可得矣向之就商兄者轉以諮余余不能決也而後歎兄之才不可及而余之匱匱子立益失所依倚矣兄雖盲心未忘當世事好聞邸抄間日約余至其居誦之遇斷爛處予方嚮脰兄接讀如見向嘗語兄枕上授書時光景不可復得今又回憶讀邸抄時烏可得哉烏可得哉兄長子栻早喪桂樵俱幼君歿時未有孫也今以余孫爲栻後兄無孫而有孫矣所遺破畫一篋窰器數

百事分授棊妻桂標如兄病中之言桂標能讀書則教之讀書不能使之治生棊之妻標之母不任其凍餒而已嗚呼余之告兄者止於是而所不能告者無窮也尙饗

言母屈太宜人祭文

嗚呼太宜人中和聖善玉溫其也聰哲明敏鏡不疲也擷蘭頌椒孝無虧也寶釵素琴順有儀也母則嚴而姑則慈也敬於長而宜於卑也奉榮惟約而孔惠好施也方笄而結褵也時重闈在堂能稱娉婉瘳以悅於龐翁也及唱隨而西馳也見於尊嫜而色怡怡也營蕭鞍俎季蘭尸也鳬鴈鵲酸中饋司也諸叔小姑寒燠時也臧奴獲婢外內治也相我耐憊丈听庀家督之政而夕下董子之帷也及察孝廉而縣令爲也萑釵象掃以佐挽鹿之貲也琨蔽聳耳以供烹鮮之炊也初宰龍尾民瘠鰥也沈

寬之獄剖蓄疑也敝効之徒寬榜笞也蠲災旌戾賑恤靡遺也
流庸閤賦蠲貸有差也是乃太宜人之內助以贊成夫保障而
不繭絲也賢譽上騰移貴池也得民之心如葵原之時也適襄
陽公納祿而賦歸今也道經秋浦民熙熙也民不知爲令君之
父而相繫維也稱頌令君之賢由內助以成之也公聆而笑掀
髭也謂非此賢婦孰與佐我兒也耐偲丈之疾遽移也猶二疏
之先後相隨也逮起官於浦陽之滑也爲辟書敦促而不可遲
也海塘之役手胼胝也山陰之調勸諄辭也固陶靖節之不樂
折簪而念東籬也亦王仲卿之妻屢進夫止足之規也於是築
養堂之閑敞疏輞水之淪漪也植孝竹之檀欒時雜花之紛披
也耐偲丈采卷心之施也太宜人擷芳澤之離也耐偲丈賦尊
鱸之詞也太宜人歌弋雁之詩也奉襄陽公衛太君几杖以娛

嬉也周覽林沆謹扶持也蒼顏白髮效媿嬰也二老人乃蕭杌
常洋以屆於期頤也爰自管香之官於東陲也瓊崖峻嶒雜華
夷也重洋滙瀾荏苒窺也太宜人慮初政之遺懼也冒蠻煙蜚
雨涉七千里之嶮巇也管香稟承母教張弧伏戎殲鯨鯢也桴
鼓息鳴撫黎岐也熈熈勗勗泯瘡痍也湧澗灩澦化演迤也海
外樹額蛾伏之嫗咸仰慈色而悵懽也蓋太宜人之仁匪特下
逮於子姓毒妮也賓客之至潔饘醢也娣黨之乏豐餽貽也寒
者破之以絁也饑者哺之以糜也惠心淑問述之而纒纒也歲
在龍蛇折偕老之執嬰也銜寡鵠之深悲也摧肝脾也致顯瘡
也覓矯醫也乏肉芝也嗚呼太宜人四德具矣五福備矣熾矣
昌矣哀矣榮矣方之於古幾莫與之儷也某與管香昆季撫塵
而游辱親知也登堂而拜祝維祺也聞哀訃之忽至曷禁霑裾

而漣洏也牲實於彝也酒陳於匱也俎牯脯而盤明粢也鞠膾
於几筵之前而慨德音之不可追也愧告哀之不文聊搦管而
吁噓也冀靈旗之降格庶式享夫葵葵也尙饗

祭弟婦李孺人文

嗚呼孺人薊門山高蘆溝水長而遠嬪於窮海之鄉蘭臺閼峻
鐵鑪族昌而甘隱於霸陵之易方其輶駟而入晉也端操其蹤
幽閒其容旣三卯之宜吉亦四禮之柔從值板輿之南來謹蒞
蘭之是供啓太姑之慈顏悅新婦之婉容泊乎舳舻而南下也
始見宗廟始識威姑襲而出汲燧而入廚揚豚霜鷄雋燕晨鳧
饅餽粬粬牢九淳母非深閨之夙習乃手狎而芳腴昕而繁褰
爲姑紉補昉而鑣筐爲姑纂組雖勝事之功業因祇之絲纓不
足以喻彼精能方茲勤苦然而鍾家禮峻蓋母性嚴縱婉婉以

寡過或喜愠之小嫌脫簪珥兮長跼被涕泗兮襟露聆箴言以
自貶絕怨懟而彌謙及侍姑之疾也昌易豨苓手湯液之中羣
厠踰躬澣滌之起則掖之臥則藉之自朝及夕疇能代之回瘳
起廢帝實賚之我激之弟之食貧勵志也劉凝之之耐寂郭家
能相袁汝南之棄華扶風何讓具椎玉之賢明兼郤金之貞亮
規州橘之織營佐陔蘭之潔養韓芸昉中丞者孺人之甥也持
節南來登堂展謁企孫晷之高風請偕游於甌越柯遇颺以旋
摧芸凋霜而遽歇赴音忽至中閨慟絕念庭闈之闕養勉從容
於殉節時則龍鍾兩姑危乎朝露伶俜諸子飄若風絮升堂而
乳也涉江而釣也弱媳而兼子之孝也衣幅以見也辟珥以詔
也慈母而兼父之教也魚菽之祭季蘭其尸之間左之役健婦
其持之逮執姑之喪也苴經骨立而致烏之傷也旣卜幽而窆

也持衣負土而奠奠之宅也夫有唐夫人之烏哺而享芝蕙之
賢有盧少君之後彫而引松柏之年和氣應乎嘉祥精誠感乎
地天胡日南之旻影枯西嶽之井蓮以孺人之孝也而未食其
報也以孺人之淑也而不予之祿也天遽奪其算也世何以爲
勸也酒之清也蘭之馨也俎有膳而鉶有羹也陳於筵几之前
以冀夫來格之靈也愧告哀之不文未足以當蘭成之筆而抵
恆國之銘也

天真閣集卷五十一

駢體文一

昭文 孫原湘 子瀟

頌

聖駕臨雍頌

謹序

稽古帝王仔肩大統光紹顯懿達天地之序協神人之龢湛恩
厯鴻禔福中外未有不覲明堂踐璧池揚緝熙宣皇風下舞上
歌蹈德詠仁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行而不韞韞所以被六幽育
萬類施鴻號於不泯繇藉祉於罔斃殷周之前奠乎尙已饗食
之典豐鄙之制載籍可考也秦漢迭興禮樂闕失河間三雍之
對犍爲古磬之議營表未定班政靡彰中元永平之世循圖按
識盛節遞舉晉則泰始宋則崇寧皆降萬乘之尊修北面之禮
優崇躬榮充逢之耆碩周集輔英康延之姁脩對揚天人開闢

前訓加休溢慶稱壽上觴遂欲婉虞匹夏軼殷紹周樹高下之
標準布君師之極軌潤飾道奧揚挖風雅郁乎繽紛豈不克自
神明哉然審其言行美不盈皆徒以駟驚往牒震懼縣祀已耳
故元符黃瑞嘉祥易應濮鉛觚竹殲紘易開鑿首卉裳聲教易
入純牛露犬奇物易致惟夫炎景洪輝萬禩一日堯舜之命咨
而繼體家庭文武之克肖而躬親嬪代揆厥往初終都攸近未
有如我

朝者也洪惟

太上皇帝垂拱六十祀仁覆無外義征不譖元功闡澤逢涌原
泉渾渟沕潏遠邇游泳滋液滲漉靡生不頤政康時和垂統理
順於是刻昭華之玉簪運衡之篇乃命重離攝茲震位儀型乾
則化成天下

皇帝下武基命紹文懋績旁作穆穆旦明不寐恭已執中之原
裕官人立政之紀陳惇睦辨章之序定懷保綏靖之惠浹是以
景星出翼於躔次嘉醴貢靈於沃野激遺沍碑矧於河靜渠潛
洧泙於海奇珍極瑞應圖合牒者俶儻誦詭窮變盡倫洋溢乎
九垓鋪衍乎八埏非聖聖授受其疇離之卓哉煌煌真亘古未
有之會也歷稽古昔內禪之君惟宋室高孝豔稱當時然優柔
偏安倦勤畀政時邁之威不及震乎河嶽肅雝之化不及究乎
庠序而欲建三宮之文質衍道德之宏富不其難哉方今

太上皇帝乾體行健巽位養繇卑黃帝訪道崆峒之惑陋伊耆
栖心姑射之蔽綜理庶政聖謨洋洋

皇帝本誠敬仁孝之意以篤祐承慶兢兢業業欽承罔懈用能
德威遠暢覃及四表凡逆苗弗率么麼保聚皆相繼授首窮山

阻海負險介恃之衆埽若輕塵執如拾遺桴鼓息於塗大風斂於隧離身反踵之君踰沙軼漠之旅重譯雷應抱珍雲集四面內嚮喁喁如也夫武功不宣則覺德不愷文化不敷則修道不著

皇帝攝政之始班詔令發號榮金科玉條懿律嘉量渙汗炳耀畢究宣臻豐賚予以惇族崇階秩以優功錫封章以廣孝錄任子以恤後復貶秩以勸善抑興賢舉能懋典也嘉惠成均洪化也旁招遺逸美政也欽修百祀鴻慶也耕藉訓農治本也大閱講武化權也若蠲租稅減罰鍰免徭役赦圜圉勵農夫恤兵校褒榮孝友爍德懿饌之家瞻給衰老癰疾嵒窳之民春臺之風滋康衢之謠作郁郁乎煥哉天人之事脩矣中外之望允塞太上皇帝猶穆然興思厪念澤宮庶士未曄

新天子之光謀所以宣德化流教澤持下

敕旨

命修臨雍眡學之典於是宗伯定儀太子備懸司空眡塗太史筮日惟嘉慶三年春二月同律克龡條風發候登光辨色纖塵不蜚

皇帝乃升祕駕陳九旂揚和鸞擊明鐘天動神移淵旋雲被以降於

行所遂釋奠於先師禮也下拜登降辟容有穆升觴折俎駿奔秉德煌煌乎僣僣乎禮備樂舉幽明氣通神保爰格祀事告具旣而宸暉臨幄百司定列振鷺之容充庭鸛鸞之儀塞階韶奏導龡於前司儀辨位於繼爰進講官陳說經義

皇帝稱制臨決宣示臣工披精一之閱闡中龡之則璧水無止

園橋轉清危冠空履扣筵測蠡之士影搖武猛扛鼎揭旗之徒
咸屏息聳聽若仰昊庭而睹景曜濟濟焉翔翔焉此實亘古之
盛業生民之壯觀也臣沐浴元化遭遇徽典誠欲光揚

太上參天貳地垂統之大昭紀

皇帝盛德至孝敬承之烈以鋪彩流耀諷動眎聽而經術淺薄
識方庸瑣數蒙

渥恩徒滋赧懼竊惟漢晉已事德不稱禮而班固李尤傳休奕
王廙之徒猶相與畢力竭思作爲歌詩賦頌以藻被金石樹聲
長世矧我

朝邁三皇越五帝巍巍蕩蕩垂慶無極者哉臣誠不自揣輒覃
思慮遠希訪落振鷺之什爲臨雍頌一篇詠雲門者難爲音聆
鈞天者難爲樂思塗猥局懼不足以發天光奮地豫區區之愚

冀有述於萬世謹再拜稽首以獻辭曰

虞姚握璣建上下庠夏姒誕主序東西張

皇朝闢統遠軼陶唐重熙疊華聖道大昌於赫

太上允文允武南服金川西定回部懷柔德仁及諸蒙古夙膺
相尋車書率土爰

命禮臣辟雍載建規圓矩方清流四徧通觀厥成乃備嘉薦闡
繹聖功文教丕變篤生我

皇奉宸繼體濬哲在躬寵錫延喜稟承乾令出震殿陛輯瑞受
時聿修典禮乃練良日臨於西雍湯湯其流融融其風鼙鼓震
庭鸞囀植宮百辟卿士星羅雨從疊洗旣陳尊篚旣設降禮師
臣以奠以醑匪肴斯馨匪酒斯潔

天子之誠達於先哲乃延台保乃命講臣抽演閱冊啓發道真

馳辨濤波摘藻華春鏗鏘鏘石達駭晏陶

天誕聖聰精義獨闢下閤闕麟上掩羲畫震聲發聳羣響惛息
園橋纓佩雲披景覲祁祁學生莘莘髦士化若小草術猶蛾子
物情熙熙仰企休禮告於

寧壽載色載喜文思欽明

太上之德文命誕敷

皇帝之績於萬斯年永建皇極若日月光垂奕禩式

聖駕東巡

盛京祇謁

祖陵禮成恭頌

謹序

臣聞報本追遠禮莫大於敬宗錫類推仁事莫隆於孝治占邵
禾之穰穰周詠生民仰景柏之丸丸商歌烈祖神軒榱桷申洞

屬於霜晨寢殿笙鏞奉憑依于雲闕饗祀之典古昔備矣若夫
象耕靈隧護玉匣之虹光龍鼎幽宮闕珠鐙之星彩附禺妥窺
未聞議禮於顓儒卑隴升馨僅覩脩儀於姬繅計百寮而飲酎
紛煩東觀之文準九月而薦衣偃蹇開元之紀祭不欲數景龍
之奠實以饗神典不可祧司馬之朝終爲闕德蓋非聖人不制
禮惟孝子能饗親其祀較秋嘗夏禴而特隆其儀爲虞典周詩
所未備伏惟

皇帝陛下仁如九天孝治萬國纘

列祖之懿緒造羣生之康和握鏡陳樞奠九功於繡地寢繩抱
表齊七政於銅渾蕩三省之妖氛虎豹解甲息八溟之濁浪龍
馬呈圖千呂雲青西母貢環之應抱戴日紫南車獻雉之徵皇
乎匱哉固已

道隆妣氏之敬承

德邁姬宗之肆靖矣顧廼秉玉維冲凝旒若慕稟紹

庭之志慮企

陟降之神靈懿惟履武開祥俛天錫慶

重光

列聖繼序緝熙苞桑永固星虹湛白水之鄉瓜瓞綿延雲物蔭
珠邱之地跨幽營而表域瑞孕黃祇應箕尾而分垣秀鍾青帝
渾河浩蕩陋公劉皇澗之洞長白嵯峨壓亶父高山之作爲
王迹肇基之所是號

闕都念

祖宗荒虔之區用歌時邁往者前星拱極侍

玉輦以巡行少海朝宗奉瑤函而告

廟主器久臨于震位重輪早麗于東方逮宅位於天地之中時
動心於霜露之感特以

神宮靜謐無數舉之馨香

闕殿森嚴恐非時之襲越洎乎堯閭四置姬芻十頒乃奉
天而順乎時亦率

祖以循其典時維八月有事

三陵命禮官諏吉日巾車飾路同伯選徒

天子揚鑾太紫之庭指旆中黃之宅嵐敷木葉承

玉軌以歲蕤江澹松花漾

翠旂而滑笏華平朱草桑梓依然古柏神榆

橋山在望形如龍虎雲煙霏五色之輝守以熊羆風雨效百靈
之衛於是問裳衣而追慕撫弓劍以永懷齊被脩虔質明視事

奠椒漿于銀甕露浥真人炳標燎于瑤壇光分太乙擷甫田之
仁粟實玉豆而香升酌豐水之圓渟潔珠盤而盥薦音鏗雷澤
九磬八闕之樂成酒酬雲臺三詔十倫之禮備儻徂兆域櫟梲
伐木之塲眷顧

靈衣鞞琫容刀之飾展威弧於寶篋巨烝猶張策石馬於彤墀
神鬻欲奮金貂赤帟駿奔肅顯相之儀翠葆朱旂豹尾隱淵祥
之氣天地龢而鳳麟舞風雲際而鸛雀翔於斯時也慶懋咸致
幽明互通比於在

廟而僊愜尤親推及

感生而禘嘗可倣洵足以騰媯籙而明禋跨周庭而作頌者矣
旣而蒞

舊都覽荒作採遺俗存高年廻省歛之前驅

御總章之行殿扶筇擊壤歡聲騰萬歲之呼負版迎

鑾生齒紀十年之聚

書銜紫鳳薄征徧貸於冬郊竿揭金雞疎網并除夫秋獮靈珠
神草蕃釐凝德產之精樺屋燦鐙熙皞著皇風之豫展玉觴而
錫宴幽館歡騰會金舄以班朝箕疇衍福况九邊萬里六合一
家有血氣而共識尊親合歡心而肅將祀事爰間捧表僬僬登
王會之圖毳幕來賓傑佻備蕃方之奏比浦邑歌風之日禮樂
加隆視南陽置酒之年

德威更暢煥天章於雲漢思

遺烈之珠囊灑晨露於山川示

守成之寶冊然後廼移麾靈嶠

轉蹕皇衢申

恩賚於元寮薦慶成于

文祖醴膏滲漉達庶彙之蕃昌和氣薰蒸景

天庥之滋至

臣沐浴

元化遭逢

盛儀慶過從郊歡逾陪禪夫形容美盛昭聲實於崇今綜纂見
聞揚休明于遐葉臣誠淺薄輒有諷吟繪日月之容猷皆率舞
狀乾坤之德民莫能名結想卷阿竊附矢音於春牘陳詩清廟
聊隨播響於轅童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維

清緝熙道光

列聖載啓

文孫誕膺

成命

政聞璿圖功參金鏡畢展

純思用延

鴻慶

魏巍

三陵在瀋之易神榆獻瑞朱果開祥橫甸闢宇鄂多啓疆豐水

攸同幽居允荒

法

乾貞運繹

祖勤思

仁皇御宇三巡舊畿

純皇膺圖四舉上儀永垂

實錄永固璿基

皇帝嗣武善繼善述十稔憂勤四澣寧謐偃伯靈臺秉鬯

太室紹

休承

緒夔夔齋慄

粵稽載典廼協靈辰望舒夾轂羲和扶輪松山渥翠榆塞清塵

駟蚪沛艾

鑾輅東巡

啓運嵯峨

丕基始造

肇祖首出

三聖是紹僊鳥珠銜天龍鼎統

來格

來歆神旂羽葆

繼謁

福陵載瞻天柱勢拓九邊師陳一旅奠集

大勲指揮率土緬企

軒威肅將武舞

昭陵

闕殿隆業

神皋威弧變伐勅甲秉旄中成獨督靈囊大包昆臺龍去

帝業崧高

載仰

蒿宮載瞻

栢城蕭芳合莫忝稷奉盛庶旄委佾錫玉竚聲

鑾列靜慕

璜塗秉誠

大禮旣洽隆貺承

天蘿圖瑞襲瓜胃純脠

恩沛九有

澤覃八埏

孝孫有慶於萬斯年

聖駕東巡

盛京祇謁

祖陵禮成恭頌謹序

維

清七世祚啓

聖皇嗣

武十載懷下土方將纘

舊服紹

休承

緒東巡乎

盛京展

純思延

鴻慶粵稽載典協靈辰屬堪輿列鉤陳千官景從萬騎駢闐靡
太常之綈綬騰駟蚪之沛艾偃明月以爲候捎格澤而承旃旂
祔祔祔容容裔裔若雷起森駭雲迅霧集魚頡而鳥旂鸞鳳紛
如棼麗和衡隱轡鬱律星陳天行軼浮景而徂清霄兮溯裊瀛

而凌高閭是時未遑夫營平也望層山之岌業馳景行之繹繹
界長白以爲維首兮鎮醫巫閭以爲宅混同巨流襟紫欲吐以
環衛兮實維地之奧區與神皋仰福

帝居於日所出兮建金城萬雉棧巖嵒嵒嵒桔桀以燾梟肇正域
而立民極兮仰規恢乎億萬載赫聲靈而爲萬國宗固將眇東
峯之昭武眇南頓之原功於是

乘輿廼登夫鳳皇兮而歷英莪晞屏

京之瑞麓臨直北之星河羨思

列祖傳統延祚久遠迄乎台茲斯

神靈所咸宜誦生民之雅章陳七月之豳歌

頌仰遐慕疊疊穆穆吟德而懷和維我

大清之肇造丕基也橫甸闢宇鄂多毓祥徂殷憂而啓

聖叶

五世其允昌

上帝元命集我

高皇奮神武而肆伐埽旬始而靖櫬槍海邦是若大東遂荒爰暨

文皇中成獨督靈囊大包思寧求莫綜名核實崇淳示樸

訓諭諄諄章於實錄是以

列聖受之法

乾元而貞運繹

祖德而勤思雖休勿休匪康匪居

仁皇御宇三巡舊畿

純皇膺圖四舉上儀緬

世孝之成乎展我

皇之型式允寤思於上

陵越十年如一日步

闕寢之崇巖彌蒸蒸而蠶胎蓋

天子穆穆周廬次殿星檐露幄淵蛸蠖渡之中惟夫所以錫羨

通類體神懷精祇對

靈保右饗

嚴馨廼考徵協卜緝御希旌會乎

蒿宮登乎

柏城庶旄委佾鎬玉竚聲

鑾列靜慕

墳塋載誠松草承顏而變色蕭芳合莫而通明憑霄見華龍鳴

紫雲蔭黑丹生懿

聖智慈理抱表懷神珍黃之德有以默契

上靈者早符乎

撫軍祇

告藏璧壓紐之年是以瞻几筵而如在接優慤而有聞訓藹紫
房星躔上微鉞瓊鏤德金籥傳徽聿稽功宗之載胥隆親酌之
儀望祀咸秩山靈降祇川后允翕方祇懋機百禮旣洽

皇心永綏爰整法服駕飛軫藻緯黼黻葩瑤鞞鞠樹翠羽之高
蓋建展旒而奉引斧展玉几次席粉純供帳置乎雲龍之庭序
百官而列千品受四海之助寶集萬邦之耐珍稷慎執壤而和
會藏貊奉籍而來賓總際休與兜離奏德廣之所及

命膳夫而大饗班玉觴而歡浹舉欣欣以樂康逮陪臺而誠翕

既下雕輦卽乎射宮張大侯而設三乏旃旌獲而設唐弓起伯
夸而爲正坐后夔使司中騶虞闕王夏終發鯨魚鏗華鐘施筭
簠縣金鏞陋夫角觝與丸劍詎足論曼衍于魚龍皇皇乎
帝者之不觀固已邁三五而冠卓犖矣然而

天子升

大政之殿緬

景運之朝機然長懷紹

庭陟降未嘗不思

聖圖締構之勤勞念我功而慎儉德延疇福而叶泰交仰

迪光與敬典承松茂與竹苞

臨神軒訪機政諒問公卿計吏勤恤民隱而思除其眚觀納風
謠清微延聽雖

蹕路無煩知頓而猶蠲復而沛殊恩五校七萃飽飫咸勤蓋
天子所隸謂之幸故懷生之族冠帶之倫靡不延頸舉踵睇
日月而矚

皇慶也於是陰陽交和庶彙亭育卜征考祥終焉允淑直萬寶
之告成乃迴輿而言復瞻

先皇之舊墟悵長思而懷慕過大凌之垌野見驂驪之牧馬登
澄海之層樓粲

天章之廣賦遵

皇衢以寧歸薦慶成于

文祖入

璿室以釋勞膺

蕃釐而安忭然後

御前殿而觀羣寮和寅雅而申

恩賚宗臣羣輔侍子陪位臚讚

芳徽圖寫王會相與稱

萬壽於彤廷陳

五輅而表瑞

小臣

不敏敢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皇祖起焉

列聖俅焉積厚流遠懷桑梓焉瞻

原陟構靈庥矣焉精誠昭假介祿祉焉

孝思錫類垂萬禩焉

擬平定川楚告成頌

謹序

臣聞不殺之謂神止戈之謂武惟雷霆之威震八紘而皆響惟乾坤之量旬四海而能容欽惟

皇帝陛下紹文懋績下武基命秉天樞而理庶政握地軸以御遐方靈風舉則鼉鼉成梁濁浪息則江河如鏡烏弋黃支之地盡入版圖紈牛露犬之鄉咸脩職貢久已金輪光湧鐵轡痕消赤縣鶉居蒼黎蛾伏乃有逆匪某某等氣假蟲沙覓游鹿墮衆不盈於一旅兵未習於成行敢懷青犢之凶坐肆赤眉之悍憑上庸爲巢穴阻宕渠爲陸梁起兩省之烽烟作二江之殘賊此天地之所不載人神之所共憤者也

皇帝聖德如天仁心覆物念小醜之易盡憫愚氓之無知屢用矜全未加殲滅夫苗民逆命益彰文德之化神焉鬼方難克無損中興之邦治焉茲者

皇赫斯怒我武維揚默運神機潛籌睿算聚米而兵形在掌畫灰而要地成圖

特命元戎肅將天討軍圍紫蓋搗其蟻附之巢陣鎖銀盤斷破
鳥飛之路飲馬於空冷之峽鞭斷西流淬兵於邛笮之峯霍驚
南詔同心誓衆尅日進師十萬齊呼四面皆入自使兎忙失穴
鹿險逃林有地投戈無舟掬指鯨鯢授首紅巖之木石皆腥狐
鼠逃踪玉壘之風雲變色

皇帝惻然動念止勿盡劉謂彼潢池皆吾赤子窮水仙之餘寇
祇殺盧循散黃巾之黨人但收張角網開一面功配三閭廓清
蠻郡之煙蜀江如錦埽盡漢皋之籜湘草重香伏念我

高宗敬授遺謀厪思餘孽

皇帝纂成鴻業嗣啓雄圖擒車鼻於金山紹文帝箕裘之志還
三矢於太廟慰雁門堂構之心可謂如神如天允文允武者已
爰

命禮官歷吉撰良致燔瘞於

昊蒼奉牲玉於

列祖自此兵爲農器革作軒車武功告成文治斯備綠圖洪範
邁三古之殊猷玉檢金泥答百神之靈貺臣沐浴元化遭遇太
平輒敢仿相如封禪之文效韓愈平淮之體用以昭示萬世諷
勸九圍謹拜手稽首以獻其辭曰

於鑠

皇清化被區宇揭竿潢池始於川楚於赫

純皇德威遠服垂統六旬中外禔福我

皇繼體篤祐承慶重華廣被四夷來王蠢爾么麼敢作不靖至
於七年干戈未定

皇帝純孝諒陰是遵薄伐西南聽之虎臣

皇帝純孝善繼先志命彼虎臣遂訖厥事惟此虎臣克歎以忠
底天之罰匪圖厥躬漢江之深蜀山之阻如雷如霆陳我師旅
螳臂當輟云胡不亡鴟巢孔完我摧孰當

皇帝曰吁蠢茲黔首殲厥渠魁釋其羣醜匪折我矢匪缺我斨
皇帝至德以安四方

皇帝至德告爾赤子載櫜爾弓載新爾耜王師整旅言歸於京
虎臣稽首告功之成告此武功於

郊於

宗楚蜀旣安侯農侯工功烈熾兮大孝備兮
高廟之靈於胥慰兮藻彼金石以播厥勲我
皇神武式是後昆

賦

秋海棠賦

毓文書院繞砌皆秋海棠隱於叢綠之下貞靜自花
涼颺乍起渺渺予懷矣感而賦此

有佳人兮獨處懷君子兮天涯灑相思之清淚幻絕色之奇花
氣芬菲以感植情鬱結而生芽抱秋心之宛轉殊春色之天斜
方其似花非花欲放未放小朵半含嫩葉微障撫幽姿以自憐
怯初涼而誰傍若淚點之乍彈趁秋風而飄颺清氣坼曉新妝
竟朝微笑實怨輕顰益嬌珠以愁而結胎玉以情而愛雕惟至
性之所化入深土而不銷烟霏霏兮乍斂露零零兮尙寒屏鉛
華兮表獨試羅衣兮怯單玉容舒兮強慰檀心吐兮增酸避衆
喧兮趨寂荒無人兮倚闌若夫空庭旣闐重門始關月流素於
砌曲雲弄陰於牆彎欹霧髻彈風鬟影雙雙致閒閒秉幽貞之

素德禁涕泗之潛潛至於冷雨宵滴哀蟄夜騰空階葉覆幽檻
寒凝低頭兮不語迴身兮倦凭乃紅珠之錯落抑清怨之難勝
夫其鍾大造之秀靈稟曠世之窈窕宜令舒明豔於春初挺神
仙於物表何假託於海棠之名而遲發於清秋之曉春借夫八
月之中山隱於一卷之小不知秋者氣之凝也得秋者爲清品
名者實之浮也忘名者爲高格守清質之娟娟抱迴腸之脈脈
望天末兮雖遙心與君兮不隔與自炫於春風寧退藏於薜石
書

擬曹子建與吳季重書

植白季重無恙往者辱侍清醺流連極懽雖易阿不足以娛目
東野不足以順耳至於傾衿聯襪情有無量夫鮮鱗引於簞何
清醕發於范武翕脩扶寸匏爵片羽足下虎眦鳳翥睥睨四席

嘯嘯則風雲入座咳唾則星宿落天固當銘勲景鐘書爵衛竹
屬屢鄼懿之蹤驂驪衛霍之駕志雖有逮不其雄哉僕愧無平
原折節之雅殊有孟公投轄之志將欲臞靈洲之潛鼉騰丹穴
之鳴鸚使閭姬揚袿而起舞杜連按節而理音徒恨醺樂始酣
驪駒載促馳西宛之駿不能追濛汜之馭決東瀛之波無以益
挈壺之漏歡洽未究音塵遽乖追惟清操迄於旬日適承惠訊
情辭爛然春葩在樹未足方其藻采秋水赴澗未由喻其委曲
反覆省覽不能已已諸賢所述想還治悉諷采之也夫文章之
道微乎微矣崇標格者每皮傳之相因擷芳腴者多襲詬而忘
節間或激之以波詭矯之以靡宕分流僭馳於道益借且詆訶
易起真賞或淆具南威之麗而世豔東家抱明月之珠而人懷
魚目敬禮有言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三復斯言以爲至論足

下下車所蒞正墨氏回車之邑固應家謠黃竹巷賦白雲塢簫
激於繞鬻靈鼓殷於莊馮足下綰綬餘閒提唱其際何嫌儒墨
之不同轍乎且聲音之道與政通古之君子斯須不可以去身
也足下雍容絃歌優優布政循轍而往無俟改塗於馬跡擊鮮
而治何妨借喻於牛刀孤鳳一鳴良驥千里勗之而已地遐情
邇苔異岑同悵望晨風努力自愛曹植白

與同學諸子書

原湘頓首諸君足下伏聞獨行之士不求諸俗知命之英惟冀
遂志非好爲瓊瑋絕特而甘於貧賤衰朽誠以守人事順天命
道腴則世味澹內重則俗慮輕竊見諸君自聞報罷嗒焉若喪
悄然以憂旁觀熟計竊以爲過矣夫重瞳之勇訕智垓下屈原
之忠飲恨楚濱仲舒言道德見妬于公孫宏李廣奮節匈奴終

排于衛青自古雞羣詠鳳鸞嘲龍志士灰心忠臣雪涕然而
嫫母衣錦親者不能掩其惡西施負薪怨者不能毀其美卽或
詘于一時靡不伸于千載苟抱至德豈慮終窮今挾隋侯之珠
而彈黃雀託驪驅之足而逐蒼蠅以爲操必勝之具也童子過
而笑之一泥丸之彈一枯竹之枝恢乎有餘而所欲暢遂殆有
天焉豈人力哉且夫瓦缶而登明堂不如黃鐘之毀棄也砮矺
而貢清廟不如良玉之善藏也行潦暴集江海不以爲多飛塵
塞途大塊不以爲厚方其勢盛耳目震駭及于消滅若固未有
而江海之含泓大塊之凝重自若也說者謂獨智不容于世獨
行不畜于時以天之高而不敢仰首以地之厚而不敢託足庶
幾蹈甕之河負石入海形消影滅而覓神尙在奈之何哉嗚呼
噫嘻何見之淺也飛鸞剛鄂不能制太空之纖羽金鉤玉餌不

能亂九淵之沉鱗昔者伊尹負鼎太公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幸而遇合有時富貴自致化溢四表風行萬方便其不遇豈遂幸無可耕之士渭無可漁之磯伏雌之願不終安扣角之歌不復作夫撓直爲曲斲方爲圓畏患苟免君子之恥也大智若愚深藏若虛和光同塵聖人之德也士患不容于世而何患世之不容且以六合之大匹夫之一身何必離世絕俗以爲高哉

與人友書

來札委以代墨貞女傳書後妙事妙文何敢辭雖然竊有說焉自昔王朗之文乞書梁鵠湘東之作假手中郎將傳玩於千春必求工於兩美足下以舍任茹沈之筆寫方陶驚董之操文藉事而必傳事得文而益顯賦出三都已紙貴於洛下勒成片石定價重於韓陵僕八法未嫻三真莫辨重以見委不稱甚矣抑

聞之擅孟賁之勇者不能爲烏獲執鞭負鄭旦之色者未甘爲
西家搗練豈兩賢之相厄哉誠恥乎其名也今乃策驕驪之逸
足追騏驥之後塵則寧渥洼棄之矣琢卞璧之奇珍飾隨珠之
故櫝則寧太璞藏之矣僕少拈芳翰蚤飲香名同袍多賈董之
倫倒屣得祖袁之重曾亦思諸君子之殷勤款曲於僕與僕之
親昵契洽於諸君子者果何在乎區區此心足下亦旣洞鑒矣
紙尾云云爲某君代請寔爲僕解嘲耳竊思未工筆札漫試鉛
刀直以有事爲榮譬之未同而語士羞自獻女愧無媒僕縱不
才竊所深鄙况聞某君此舉第求益於榮傭至不遭夫駟僮而
獨無片言及僕其果以僕之文不易得乎僕倨傲性成疎慵天
付卽來謁墓之金當返連城之璧今茲見置乃分之宜然而歸
下之女爲人壓綖床頭之客辱以捉刀揆之鄙衷未見其可阿

買固不識字退之許爲知書未敢應也非所甘也且足下誠鄙
僕賤僕則何取乎僕之書也固知足下之愛僕私僕而欲得僕
書爲重也旣已愛僕私僕何不思所以尊顯之者顧使之操楮
墨以從事哉他日某君攜此冊於大人先生之門俾見者謂君
之友技止此乎是濫交也謂君之友技不止於此乎是失人也
僕不敢依違奉命而不惜播唇掉舌以求一白於足下者誠自
愛亦以爲足下地也